

八月的營火

邵燕祥 著

少年兒童出版社



八月的營火

邵 燕 祥 著

王 白 水 畫



少年兒童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這本詩集，共有五首詩。“毛主席開的甜水井”是通過一口井的故事寫江西老紅區的孩子對毛主席的熱愛。這首詩曾經獲得四年來全國兒童文藝創作評獎的二等獎。

其他幾首如“乞巧”、“幸福的道路”、“八月的營火”，有的是寫孩子對祖國經濟建設的關心，有的是寫孩子們對生活的理想。適合高年級兒童閱讀。

八 月 的 營 火

邵 燕 祥 著

王白水繪圖 馬如璽裝幀

*

少 年 兒 童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登肆號

上海中和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文 3022 (高)

開本 787×1092 紙 1/28 印張 1 5/14 字數 20000

一九五六年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一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00000 定價 (4) 0.14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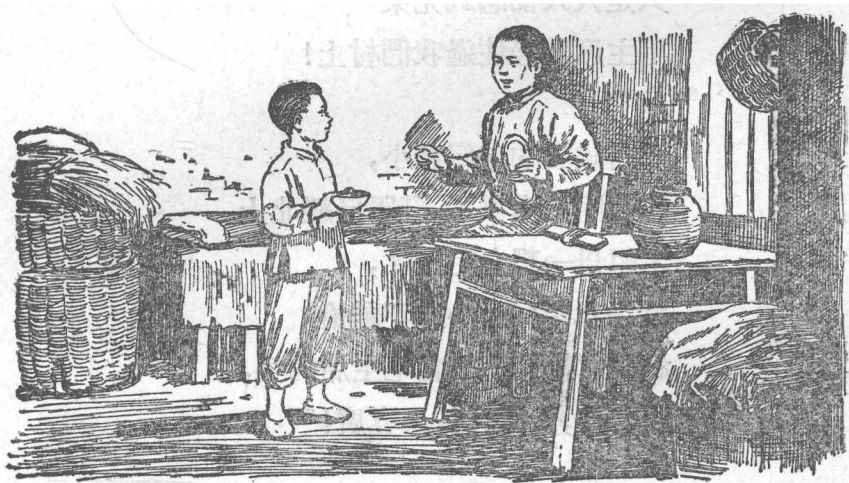
毛主席開的甜水井

我出生的地方名叫沙洲壩，
這是一個小小的村莊。
村外是田野，村裏是茅屋、土房，
跟別的村莊沒有兩樣；
只是人人都感到光榮——
毛主席曾經住過我們村上！

那時候我的年紀還小，
等我開始懂事了，紅軍已經北上。
老祖母一想念毛主席，
就怨我年紀太小扛不動槍；
她說：“快長大去當毛主席的兵，
跟着他，大路又長又寬廣！”

爸爸常常悄悄地叨唸毛主席，
媽媽常常把紅軍的歌曲小聲唱……
我問：“毛主席是個怎樣的人？”
爸爸說：“毛主席是不落山的太陽；
太陽只照白天不照夜晚，
毛主席日夜把人照亮！”

媽媽說：“毛主席不光照亮沙洲壩，
不光照亮瑞金縣、江西省，我們的家鄉；
他還要照亮全中國，
照亮東南西北方。”



媽媽指着盥裏的水問我：

“孩子，你可知道這水來自甚麼地方？”

我說：“媽，你每天五更天起，

去井邊担水直到大天亮；

回家洗衣、煮飯又燒湯，

全靠着你勤勞的肩膀。”

媽媽說：“飲水不忘開井人，

要把毛主席記在心上。

“從前沙洲壩沒有井水，

要吃水就得走出村莊。

村莊外有一條小河溝，

去時一里遠，來回二里長。

爲了担水，磨透了媽媽的鞋底，

日久天長，壓破了媽媽的肩膀。

“這樣過了很多年，

有一年，毛主席來到我們村莊。

毛主席見我們這樣太辛苦，

耽誤生產又浪費時光。

毛主席領導打開了兩口井，
兩口井啊，好像兩隻眼睛明又亮。

“全村裏個個都高興——
毛主席把甜井水給了村莊！
年輕的姑娘在井水裏照鏡子，
兒童團井邊開會、唱歌鬧嚷嚷。
人人愛惜這兩口井，這兩口井啊，
好像毛主席的脚印留在地上。……”

我問媽媽：“爲甚麼只剩下一口井了？”
媽媽說：“恨就恨來了那蔣匪幫！
他們怕我們想念毛主席，
硬要用泥土把井填上。
填死了井口，多麼渴啊，
提起毛主席，多麼想得慌！”

“有人爲這井，夜裏睡不着，
有人爲這井，被敵人打傷……
老人、小孩、男人、女人，
一起向敵人說：‘不許填，不許填上！’

敵人駭怕了，他們才放下鐵鍬，
剩下一口井在我們村莊。……”

自從聽了媽媽說的話，
我就常常跑到井台上。
聽說毛主席住在北斗星下，
夜晚井水上也有星光。
井水呵，你若是從地下流向北方，
見着毛主席，替我祝他健康！

把石子投進井水：叮噹！
我多盼望井裏有人歌唱！
人說在井邊能聽到大海呼嘯，
我閉上眼，好像跑到大海洋——
毛主席帶我們乘風破浪，
我呀，我就站在毛主席的身旁！

有一天傍晚我正在井邊遐想，
一隻手落在我的頭上，
原來是個七十多歲的老爺爺，
到井邊來解他的悲傷。



他說：“只要到井邊來望一望，
就從心窩裏有了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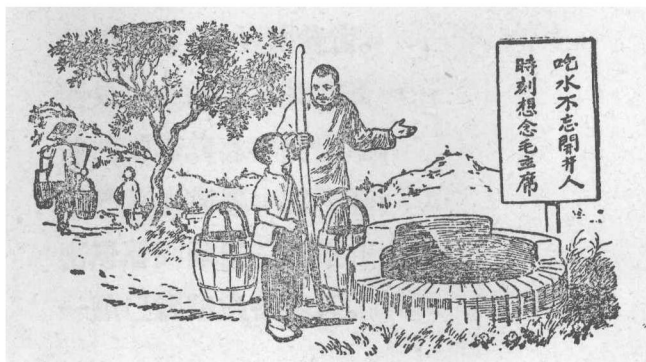
又一天黑夜，我正在井邊遐想，
兩隻溫暖的手落在我的肩膀上——
東村的王哥哥，西村的李姐姐，
他們身上揹着簡單的行裝；
他們要去參加紅色游擊隊，
來告別這口井，告別村莊。

啊！我多麼愛這口井，
我多麼愛我的村莊！

我愛游擊隊的哥哥、姐姐，
我愛我家裏的爹娘！
我愛毛主席，想念毛主席，
我想念紅軍，想念共產黨！

井水雖然不做聲，
它會懂得我的心腸。
我在井邊的石頭上刻着年、月、日，
計算着蔣匪幫的命運還有多長；
沒有算錯呀，在一九四九年，
毛主席的隊伍又來到了我的家鄉！

村裏人來到甜水井邊，
大字寫在牌匾上：



“吃水不忘開井人，

時刻想念毛主席！”

毛主席！我們喝着您開出的井水長大，

您的恩情我們永遠不能忘！

（一九五一年七月）

從我家窗口看見甚麼

我家住在鎮江山，
我家有兩扇玻璃窗：
一扇窗看見熱鬧的安東城，
一扇窗看見滾滾的鴨綠江。

那一夜，雪花落在江邊上，
窗戶鏡罩上了一層霜，
我擦去霜花，臉貼着窗，
看見一支隊伍好長好長……
他們腳踏着冰凍的土地，
他們咬着嘴唇一聲不響，
密層層的隊伍一頭還在山下，
一頭已經跨過鴨綠江。

又一夜，我跟媽媽送爹爹走，
爹爹已經換上了志願軍的軍裝。
到江邊爹爹回頭指着安東城，
說：“你看祖國燈火多輝煌！”
我說：“爹爹，等我長大，
我一定跟你上前方！”
媽媽笑了，說：“等不了你長大，
勝利的禮炮早就轟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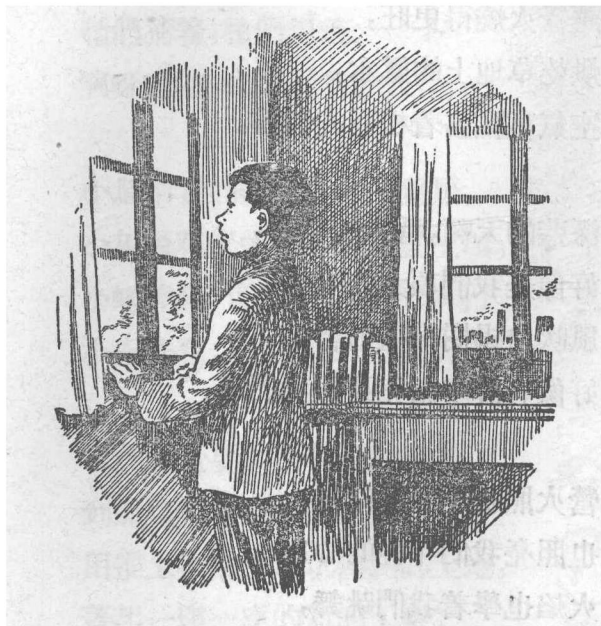
從那時候起，每天晚上，
我跟媽媽就在窗前守望，
我們唸着志願軍的捷報，
數着志願軍走到的地方——
爹爹，你是在赴戰嶺？
你是在馬良山？



你是在臨江江邊？
你是在三八綫上？

我家有兩扇玻璃窗，
我常常在窗前眺望，
一扇窗望見繁榮的祖國，
一扇窗望見戰鬥的前方！

（一九五二年十月）



八月的營火

再加上一把松枝，
讓營火燒得更旺，
烘乾草地上的露水，
空氣裏飄蕩着松脂的清香。

深藍的天啊，低低地垂着，
好像是我們頂大的帳篷；
風吹白楊樹嘩啦啦響，
好像有許多話兒要跟我們講。

營火照紅了我們的臉，
也照亮我們年輕的心；
火焰也學着我們跳舞，
星星也含笑閃着眼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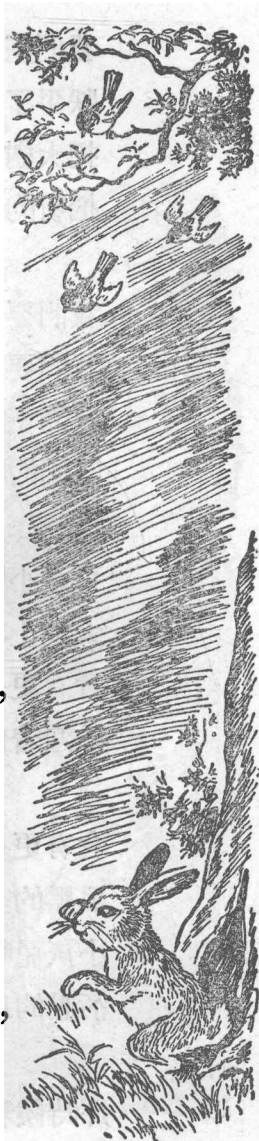


整個的露營地都被我們驚醒，
吱喳的小鳥從樹杈飛到空中，
小灰兔爬出洞口揉開了眼皮，
小螞蟻慌慌忙忙地跑來偷聽；

藏在草裏的小蟋蟀不敢出氣，
河邊的小青蛙瞪着眼睛發愣，
牠們猜着，牠們想着：
啊呀呀，來的是些甚麼人？

小鳥怕我們砍倒樹木去蓋房，
小灰兔和螞蟻怕我們翻動土壤，
小蟋蟀想：可別把野草剷掉呀！
小青蛙想：可別改變了河床。

我們正是要到那荒涼的地方，
到那狐狸和野兔的家鄉，
用推土機推平坑坑窪窪的土地，
蓋起一座一座的新的工廠；



我們正是要到那古老的森林，
踩平了狼蟲虎豹的腳跡，
把大樹切成一塊一塊枕木，
把新的鐵路修過那裏；

我們要佔領那穿冰衣戴雪帽的高山，
我們要治服那脫韁的野馬似的河水，
我們正是明天的建設者，
我們的雙手要翻天覆地。

可是小野鳥、小青蛙啊，不要擔心，
大地上會有更多的森林，
會有更多的漂亮的池塘，
歡迎着你們到那兒去歌唱；

會有更多更多的公園，
黑黑的土地青青的草，
小灰兔啊，螞蟻啊，還有小蟋蟀，
活動的地方不會少；

那時候我們走遍四方，